

辛亥武汉之战中的清海军

张
芹

辛亥武昌起义爆发后,清政府极为惶恐,一面命陆军大臣荫昌率北洋军两镇南下赴鄂,一面调海军“即日赴援”,企图以武力绞杀革命,维持其统治。时清海军编为巡洋、长江二舰队,巡洋舰队游弋近海,其主力“海容”、“海琛”等舰正在山东海面演习,舰队统领程璧光率舰出访英国未归,长江舰队以“江”、“楚”各炮舰为主力,散处于宜昌以下长江各口岸,舰队统领沈寿堃随舰活动。两舰队统归海军提督萨镇冰节制。10月12日,萨镇冰在上海高昌庙舰队统制部收到海军部发来的令其督率两舰队速援武汉之急电,即统“楚有”、“江贞”等炮舰离沪,17日抵汉口,与先期到达的沈寿堃

会合。数日之后,演习诸舰也奉令星夜赶至。调往武汉的舰艇计有“海琛”、“海容”、“海筹”3艘巡洋舰,“江贞”、“楚泰”、“楚有”等5艘炮舰,以及鱼雷艇5艘^①,加上原来在汉口之舰艇,清海军在武汉地区共有作战舰只15艘,组成一临时舰队,泊于阳逻一带江面。萨镇冰命舰队处于戒严状态,不许外船靠近,也不许官兵离舰上岸。

武昌起义前,同盟会对清王朝武装力量的争取工作以运动新军为重点,基本上未在清海军中进行革命宣传,特别是没有进行有效的组织活动,因而革命党人在海军中势力微弱,其影响远不足以左右海军的行动。当时,清军前往武汉镇压起义的先头部队已抵进刘家庙东北的汉口,为配合清陆军进攻汉口,萨镇冰派出鱼雷艇游弋江面,防阻湖北军政府由武昌遣部增援汉口民军。10月18日晨,汉口民军进攻刘家庙火车站,清舰队以炮火拦截其后援部队,使汉口民军的进攻因后续部队未能及时投入战斗而受挫^②。次日晨,革命军以骑兵为先锋再攻刘家庙火车站,清舰队再度发炮增援清守军,战至中午,清舰弹药用完,驶往下游^③。26日,清舰队又配合北洋军反攻刘家庙,“楚豫”等数舰乘青山革命军炮队疏于戒备之际,驶至汉口谿家矶附近,以侧翼向三道桥以南的革命军阵地实施火力急袭,革命军猝不及防,牺牲500余人^④。此外,清舰队还在武昌青山附近江面与革命军数次炮战。清舰队的军事行动给武汉革命军造成一定的军事压力和困难。

武昌起义后,各省纷纷响应,清王朝的统治趋于崩溃。武汉清海军舰队的军官中甘愿死心踏地追随清廷者寥寥无几,广大士兵对满族贵族专权素无好感,更不愿为清廷卖命。汉口争夺战中,因北洋清军在11月初火焚汉口市区,其暴行更激起海军官兵的愤恨。当冯国璋要求舰队炮击武昌时,各舰所发之弹多落于江堤、稻田,未对武昌城内造成大的破坏^⑤。在帮助北洋清军进图汉阳时,该舰队持应付之态,各舰根据萨镇冰的命令仅派出舢板一艘,由一小火轮拖带驶近汉阳,小火轮先向汉阳开火,旋即解缆转舵,回归舰队,各舢板只向汉阳随意发射排

学报》1986年第1期和许丽娟在《学术研究》1984年第2期发表的文章都是属于中西封建专制制度的比较研究的。戚国淦在《历史研究》1987年第4期发表的《十六世纪中英政治制度比较》,是有关这一课题的最新研究成果。

除以上课题外,史学家们还探讨了其他一些涉及中世纪的通史、专史、地区史问题。同时,学者们还越来越注意吸取外国比

较史学中有科学价值的成果和方法,计量方法和一些横断科学方法也开始引进。新的比较研究方面的专著即将问世。

总的来说,我国中世纪史学还处于起步阶段,还需要做大量的学科基本建设工作,如基本史料和要籍的系统搜集、编译出版,研究人才的培养,研究机构的加强,空白和薄弱领域的填补以及对外学术联系的建立等方面,都还需付出艰巨的努力。

枪后掉头下驶。无怪英国公使朱尔典在给英外交部的报告中称：水师提督萨镇冰所统之舰队，对于清军行为殊为淡漠⑥。

湖北军政府也积极争取武汉清舰队反正。萨镇冰率舰抵汉后，黎元洪即以学生的身分（黎为天津水师学堂学生时，萨为该学堂教官），通过已投向湖北军政府的海军军官朱孝先和红十字会会员、瑞典人柯斯两次致函萨镇冰，内云：清廷无道，致有武昌义举；现今武昌军民万众一心，同仇敌忾，立誓推倒君主，建立共和，各省纷纷起义，各国严守中立，清廷气运已衰，致使聪明才智之士四方毕集，满汉兴亡之机，兆端已久，不待智者而明之；只要吾师肯出，则义旗所至，山色改观，为四万万同胞故，请吾师共举义旗⑦。萨镇冰不愿为清廷卖命，又不愿公然易帜参加革命，乃复函黎元洪，谓：“彼此心照，各尽其职。”⑧革命军攻占刘家庙的次日，黎元洪又致书“楚同”、“楚有”诸舰管带，称：水军政府作战，意在扑灭清军，值此汉族存亡之机，望诸君作为有心肝有血诚的黄帝子孙，下一决心，共成义举，勿再犹豫⑨。湖北军政府政事部长汤化龙也致信其弟汤芑铭（萨镇冰的副官），希望他策动海军早日反正。由于时间和条件的限制，湖北军政府的策动工作仅表现为陈之以利害得失，晓之以民族大义的一般性政治号召，着眼点也在海军上层军官，没有，也不可能广大士兵和下层军官中展开实际工作。但在迅速发展的革命形势面前，这些号召不能不对舰队官兵产生重大影响。

两军对垒的局势下，武汉清舰队何去何从，必须迅速决断。九江独立后，舰队退路被切断，冬季将至，长江水位下降，吃水较深的大舰不能留在武汉过冬，舰队因而处境困难，军心动摇。11月上旬，“海容”舰鱼雷大副饶涵昌等人召集船员开会，讨论出路，与会者同意适应潮流，在武汉起义。饶涵昌等旋与“海琛”舰官兵联系，就起义事取得一致意见。在他们说服下，两舰管带也同意起义。其他各舰官兵也皆生反正之志。汤芑铭受官兵所推，反复向萨镇冰进言，力陈长江大势已去，劝其率部起义，顺应潮流。萨镇冰见舰队反正势在必成，遂与沈寿堃自行下野，离舰赴沪。由于舰队一度与湖北军政府为敌，起义前又没有与革命军及时取得联系，为避免误会，“海”字三巡洋舰和三炮舰仍在“海筹”舰管带黄钟瑛率领下，于11月11日晨挂白旗下驶九江，当日在九江正式加入革命阵营，并通过九江军政分府迅速同湖北军政府取得了联系。

清舰队起义后，公推汤芑铭为临时海军司令。

汤芑铭致电湖北军政府，表示愿率舰回汉参战，得黎元洪嘉允。11月16日，黎元洪派参议二人赴九江慰劳起义海军，并命即日补充弹药，上驶助战⑩。18日，“海容”、“海琛”等舰回抵武汉，与留汉之舰艇会合，担负起截击沿京汉路南下增援武汉的清军和控制武汉江面交通两大作战任务⑪。它们巡游于阳逻、谌家矶一带江面，以舰炮持续轰击二道桥和三道桥，对京汉铁路的军事运输与清军后方起到较大的扰乱作用。11月下旬，它们与刘家庙清军展开激烈炮战，掩护革命军由青山渡江，进占谌家矶，反攻刘家庙、二道桥⑫。“海容”、“海琛”两舰还曾奉令驶至汉水入江口处，炮击江岸炮台和附近的清军，阻止清军由桥口一带越渡汉水正面进攻汉阳。汉阳失守后，它们又奉湖北军政府之命游弋于武汉上游的京口，下游的阳逻、黄州一带，防敌乘虚偷渡⑬。它们的军事行动成为北洋清军渡江作战的巨大障碍，面对长江天险，北洋清军不仅得不到水上支援，反而随时受到起义海军的炮火威胁，故北洋清军虽攻占汉口汉阳，却未敢贸然进攻武昌。这是武汉战场革命军与北洋清军夹江对峙之局面得以形成的重要军事因素。

12月初，武汉战场休战，战事沉寂，革命中心因江浙联军攻克南京而转移，加之江水日退，“海容”、“海琛”等大舰不能再在武汉驻泊，有的舰身负伤也需要修理，“海容”、“海琛”两舰遂驶往上海。其余留汉诸舰艇则奉令停泊于青山及三江口一带，军事行动趋于停顿。12月12日，先期下驶南京的“海筹”舰满载弹药（各种炮弹1400发，子弹50万发）抵阳逻⑭，这批军火增强了武汉革命军的战斗力，对湖北军政府与北洋清军夹江对抗起了积极的支持作用。1912年初，北洋清军退回河南，武汉地区战事完全停顿。以后袁世凯窃取政权，汤芑铭出任海军次长，在汉之舰艇遂作为海军的一部归属于北洋政府。

① ⑥⑦⑧《清末海军史料》，第690、730、693、694页。

② ③④⑤《中国近代战争史》第三册，第30、32、35、45页。

⑤《湖北革命战见闻日记》，《辛亥革命史丛刊》，第三集，第173页。

⑧⑨⑩⑪《武汉战纪初稿》，《辛亥革命史丛刊》第三集，第133、145、152—157、158页。

⑫《长江舰队响应辛亥革命的回忆》，《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七集。